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十九回 賊國公畏賢起敬

卻說旗牌出言不遜，惱了海公，吩咐衙役，拖翻在地，重責四十大毛板，然後說話。左右答應一聲，立即上前，不由分說，將旗牌摔到階下，按著頭腳，一聲吆喝，大叫行杖，打了十板。旗牌咬著牙根，只是不肯求饒。海瑞看了如此，大罵衙役畏懼，不敢用力，便親離座位，奪過板子，盡力打去，竟不計數，約有五十餘板，打得旗牌叫喊連天，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叫道：「好打，好打！」海瑞怒氣未消，令人取過鏈子來，自己與旗牌對鎖著，吩咐退堂，一同來見志伯。卻說志伯的船隻業已傍岸，所有縣屬城守捕衙，俱來迎接。

志伯既登了岸，卻不見知縣，便問各官道：「知縣何處去了？」

卻叫本爵到哪裡去住？」捕衙跪稟道：「本縣因要辦公事來遲，諒即來也。」話尚未畢，只見旗牌與那知縣對鎖著，一路迎上前來。志伯見了，不知什麼意思，便吩咐縣官，快上前問話。

知縣即便上前稟見，志伯道：「貴縣為甚與本爵的旗牌共鎖？」

請道其詳。」海瑞道：「只因貴差來縣，勒要備辦供應，並要繃夫、船隻，將卑職的公堂鬧了。所以卑職將貴差打了，對鎖著來見國公請罪。」志伯聽了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且到縣裡說話。」吩咐先將兩人的鎖開了，隨即來到縣衙，升堂坐下，傳知縣問話。

海瑞昂然而入，打躬畢，侍立於側。張志伯道：「本爵並非私行，乃是欽奉聖旨，稽察天下倉庫案牘。所到地方，理應供些夫馬。所以本爵欲到之處，預將令箭傳知前途，以便你等備辦。貴縣何故竟將該差痛責，豈非辱藐本爵麼？」海瑞道：「上司往來，地方官迎送出境，此是自然之理。但貴差到署，勒要繃夫百名，大船五十號。想此際正在農夫力田之時，本縣百姓，皆是耕作食力的。頃刻之間，哪有百名人來？況且小縣地方，一時焉有許多船隻？故此卑職略為推延，以為趕辦。而貴差則擅作威勢，公堂謾罵，欺藐官長。故此卑職將他責打，以警將來，萬乞恕罪！」

志伯道：「本爵乘船而來，每縣只當送出本境，便要換船，難道不該覓船的麼？那船隻又大，近因冬旱水淺，必須用人牽纜，始得過去，難道繃夫也用不著的麼？至於船隻五十號，自有本爵的東西裝載，故此開明數目，以免滋事。今貴縣一些不曾預備，又將我的差官責打，明明是欺藐本爵，本爵難道沒有斬知縣的利刃麼？」海瑞從容進曰：「國公鋼刀雖利，不誅無罪之人！卑職自蒞任以來，一向奉公守法，並不曾虐民媚上。」

今國公既欽奉聖旨糾察奸邪，盤查倉庫，皇上之意，本是為民，今國公至此，適足以擾民也。卑職不自揣度，有言奉告，伏乞容訴一言，即死亦瞑目。」志伯道：「你有什麼言語，只管說來。」

海瑞說：「且說朝廷差公撫恤天下，問民疾苦，糾察官吏，意蓋至良也。公身為大臣，仰荷重爵，自當仰體聖意才是。怎麼動以游騎先行，百般濫勒？所過州縣，勒令補折夫價銀若干兩，飯食錢若干兩，又仍復勒要酒食、船隻、夫馬，否則以天子之命而挾制之。州縣既竭營資財，民亦備極勞苦。然從無不取民之官，一旦營辦不齊，必致多方搜括。萬民之膏，飽其貪壑，此豈身為大臣者之事也？竊為公不取矣！」志伯聽了，滿面羞慚，不覺怒髮衝冠的大聲作色道：「何物知縣，敢揭我短處？」吩咐左右推出。海瑞急止之道：「死固不可辭，然亦有說。」志伯問道：「還有何說？」海瑞道：「卑職開罪明公，罪固應死。而明公受賄百萬，又當如何？」

志伯道：「你卻哪裡見來？」海瑞道：「三十餘艘沉重滿載之船，內是何物？」志伯道：「三十餘船，乃是奉皇上特諭，沿途彩買下的瓷器、花盆等物，怎麼說是贓物？」海瑞道：「皇上大內所需各項器皿，例有各省進奉，何勞聖慮，特以巡邊大臣彩買，而啟天下之疑心耶？」志伯被海瑞這一句說話倒住了口，卻無言可答，怒道：「這是本爵之事，不要你管。」海瑞道：「明公說是不受卑職來管，卑職亦要與皇上算一算賬。明公自出京以來，所過州縣，多者二三萬，至少者一萬餘兩，統計所過州縣一千有奇，計贓百萬不止。此事只恐明公他日歸朝，未免招人議論。今海瑞既已問罪，諒亦難逃一死。但死亦要具奏天子，俾知海瑞曾亦與國家出力，死且不朽矣！」即從袖裡取出一個算盤來，對眾人算計道：「明公一路而來，大約共有贓私三百餘萬。」志伯滿腔慚怒，只恐海瑞認真，縱然殺了他，也不得乾淨，遂笑道：「你這廝，我看來乃是瘋顛的。」吩咐從人趕了出去。海瑞大笑道：「這是卑職的公堂，明公要趕卑職到哪裡去呢？且請息怒，海瑞不過與明公戲言也。」志伯就乘機道：「須屬戲言，下次卻不可如此，免人看見，只當是真的一般。本爵且住你的衙署罷。」海瑞道：「當得如命，但敝署隘窄，恐不足以息從者，奈何？」志伯道：「不妨，只本爵與三五親隨在內，其餘悉在外邊，不攪擾貴縣。」海瑞應諾，便請志伯入內，至花廳住下。海瑞並不相陪，一面提犯審訊。

少頃，家人搬了四味葷菜，兩盆素菜，一碗清湯，一壺水酒，說道：「家爺現在公堂審案，不得奉陪，望乞公爺勿罪。」志伯看了，不覺啞然而笑道：「你家太爺，既有公事，只管自便罷。」遂將飯略用半碗，連酒也不吃。那親隨的人亦是這些飯菜，各人肚裡好生不悅，然見主人都不言語，也只得忍耐。

志伯被這海瑞當著眾人搶白一場，心中大怒，便喚親隨來吩咐道：「你且到外面看這海瑞做甚勾當，即速回來報我。」親隨領命，悄悄的來到外邊，只見海瑞正坐在大堂，提了一千人犯，在那裡審問。親隨見了，急急回來報之，志伯便私到堂後竊看。只見海瑞口問手批，頃刻之間，把几案的事一一了結，無不欣服。

志伯回到花廳，自思此人果有卓然之才，只是可惜了，不得展其驥足。又轉念他今日如此行徑，倘若認真與我作對，這便如何是好？看來他在此地決得民心，如此能廉耿介，必定一些破綻都沒有的。我卻拿什麼來參革他？一味的胡思亂想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海瑞把公事辦完，退了私衙，喚了海安吩咐道：「你明日可領著三班衙役，共二十名，在碼頭聽候。明日他起程之時，本縣卻與你等牽纜就是。」海安道：「小的們當差牽纜，固然本該的。但老爺身為民牧，怎麼反去作此下賤之事？即此衙役，亦當無當差之理。老爺何不喚那各處的地保前來，吩咐叫他立傳數十名民夫就是。」海瑞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現今秋收之期，禾稻將次登場，若是抽取他，如何防守相望？倘有失竊，豈不枉了他們數月勞苦？這卻使不得。你只管依我去做，不必多言！」

海安應諾，即到外廂喚起差役，將海瑞的言語，對他們說知。眾役聽了笑道：「我們在本縣，也當了十數年的差，並未曾見代民當過夫役的。不特不會，抑且失了衙門威風。煩大叔代回一聲，只說並無例，求太爺另喚民夫就是。」海安道：「便是我亦這般說，怎奈老爺不依，說是恐失農務。你等只管伺候，明日老爺也來相幫我們呢！」眾役聽說是太爺都幫著牽纜，不敢則聲，只得應允。

次日，志伯天尚未明即便起身，海瑞便來參謁，稟請盤查倉庫。志伯道：「貴縣的倉庫，定然是夠足的，不必查驗了。」

本爵就要起馬了。」海瑞道：「粗糲之飯，亦望明公一飽。」志伯道：「昨夜打攪不安。」即時吩咐起馬。海瑞也不強留，相送出了縣衙，來到碼頭。志伯下了坐船，張府家人正在那裡亂嚷，說是沒有繃夫。海瑞即與海安並差役等一同下了水，把繩頭牽著。

那些百姓看見，齊聲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本縣太爺是我們的父母，怎麼都來當人夫，要我們何用？」大家都跳在水裡，說道：「父母大人請上岸去，待小人們來牽纜就是。」海瑞道：「你們且去，休妨了大眾的農務。」百姓齊道：「父母大老爺說哪裡的話來，我們當夫，是應該的，怎麼要連累太爺受苦？」

遂一齊將纜頭牽住。志伯看見，急令人傳海瑞上船，謝道：「貴縣如此愛民，真乃社稷之福。本爵回京，自當奏聖上，升官加

級。」說罷，吩咐開船而去，連百姓也不用牽纜了。滿城之人，無不贊歎。

不說海瑞回衙，再說張志伯一路巡察過了，即日回京復命，先將贓物陸續繳到嚴府。是時嚴嵩已為丞相加大師，權傾人主。

當下嚴嵩喚了來人訊問志伯行徑。志伯家人道：「家爺一路都已照中堂的言語行事，有清單呈上。」嚴嵩即令取來觀看，只

見：河南省：共得白銀五十三萬，土物玩器共一百一十二箱。

山東省：共得白銀四十二萬，土物玩器共三十九箱。

浙江省：共得白銀三十六萬，土物玩器共七箱。

江西省：共得金條五十八條巡撫送，白銀四十萬，土物玩器共七十六箱。

江蘇省：共得白銀六十萬梁太昌送，土物綢緞共一百箱。

廣東省：共得黃金一百二十條關差鄒炳春送，洋鐘錶共一百八十架，翡翠犀石念珠兩副、洋貨匹頭五百箱，白銀共七十萬。

其餘各省俱是六十萬，土物不等。

嚴嵩看了大喜。立即吩咐嚴二，照數收貯，待等志伯復旨後，再為瓜分。

正是：下虐民和吏，飽填貪壑中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